

瞿鸿禨朋僚书牋选（上） （1906—1907）

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供稿

说明：瞿鸿禨（1850—1918），字子玖，号止龠，晚号西岩老人，湖南善化人。同治进士。曾任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，先后典试福建、广西，督河南、浙江、四川等省学政。庚子之役，随慈禧太后、光绪帝逃亡西安，得慈禧信任，后任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，兼政务处大臣、外务部尚书等。清末新政之时，清廷命载泽等编撰官制，瞿鸿禨与奕劻、孙家鼐总司核定。后瞿因忤慈禧旨意，被罢斥归里，时称“丁未政潮”。民国时，居上海，以清朝遗老终。

瞿鸿禨为清末重臣，门生朋僚众多，往来书牋内容涉及广泛，今选辑光绪 32 年（1906）至光绪 33 年（1907）部分内容，整理刊出。书牋以涉及清末官制改革为多。由于官制改革涉及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，这些书牋集中反映了清廷与内臣外臣之间的矛盾和斗争，对于研究清末新政和官制改革极有参考价值。

盛宣怀 致瞿鸿禨

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（1906 年 2 月 3 日）

中堂老夫子大人阁下，敬肃者：去年十月肃呈一函，度邀钧鉴。近阅邸钞，恭念协揆大喜；仰见经纶宇宙，中外义安，慰如抃颂。宣怀自黄河验工后，折回汉口，因病旋沪，即行料理裁撤总公司，交卸各铁路差使。^②宁沪、正太、汴洛工未及半，自应将以前所送华洋单册移交后任造销。京汉全工已完，唐侍郎商明，应归敝处一手报销。^③历时八九年之久，用款数千万之巨，华洋译帐，浩如烟海，刻下紧催员司，昼夜赶办，限于四五月内一律告竣。好在唐侍郎整顿以后，章程毫无所碍。伏念宣怀去年在京时，自知才力不及，已屡请裁撤总公司，派员接办；乃蒙邸座^④及振贝子 谕令缓撤，先请会办，以致宣怀出都之后，议论风生，沪宁请查核，杭甬请废约，皆表面也。所有前后议办路约始末情形，当尽在大部洞鉴之中，现已一一交替，何敢求谅于人？但其中委曲艰难，自应据实陈奏，作一结束，想老夫子大人亦必以为然也。犹忆京华数月追随，仰蒙训诲之中，常寓爱惜之意，感激私衷，匪言可喻。近日自知办理不善，有负栽培。追悔从前，居心太直，任事太勇；衰病之身，实已不堪任使。无如制

盛宣怀，字杏荪，江苏武进人。洋务运动时，曾协助李鸿章举办“洋务”，先后办理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、芦汉铁路、萍乡煤矿等，并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。

- ② 1905 年，粤湘各省收回铁路运动起，张之洞被逼废除粤汉铁路美约。随即，江浙收回铁路运动起，加之盛与袁世凯不合，于是盛所督办之铁路总公司遂被裁撤。

唐绍仪，字少川。1906 年任外务部右侍郎兼京汉、沪宁铁路督办。

指奕劻。

即载振，奕劻长子，先后任商部尚书、农部尚书。

铁一事，香涛制军不肯收回官办，无米之炊，竭蹶经营，尚须三年，始能收效。一俟天气稍暖，尚须亲赴汉阳、萍乡，妥筹布置，再将现办情形分别奏咨。大约总须新炉造齐，新厂告成，方有切实办法。顷上邸座禀函，录呈钧览。宣怀三十年苦衷，一旦湮没，惟于师门一陈之而已。肃此。敬请崇安，统惟垂鉴。门下晚生盛宣怀谨禀。

附录：呈庆邸函稿

王爷钧座，敬禀者：去年八月淀园叩辞，仰蒙训诲再三，感激私衷，非言可谕。十月间黄河验工，本应到京复命，因据少川侍郎面传钧谕，毋庸赴京，遵即由汴折回汉口，患病匝月。旋沪后，料理裁撤总公司，交卸各铁路差使。伏念宣怀自蒙王爷暨恭忠亲王委任督办铁路以来，凡有奉饬议订合同，莫不遵循部示，并与督抚会同议奏。沪宁开办，无事不力求核实，皆有册案，可凭查核。苏杭甬草约，当时虽经咨明浙抚，而约内仍声明待商浙抚，如无窒碍，再行会奏，以留今日操纵地步。事关交涉，种种为难，皆在王爷洞鉴之中，而局外数十人之谣诼，实由于数人所耸惑。宣怀衰病之身，何足爱惜，然办理实在情形，不敢不上闻政府，谨将折片另录，恭呈慈鉴。

宣怀三十年心疲力竭，不过办成轮船、电线、铁路三端，现幸次第交卸。尚有制铁一事，无米之炊，支撑十载，仰邀福庇，煤矿成功，足资熔炼。去年筹款，遴派李维格出洋购办全套新式机炉，安排新厂，约计三年之后，钢铁足供全国之用。扩充制造，以图富强，又成就国家一种完美产业。查照外洋创办一事，谋始须十年，收效又须十年，后人坐享其成，未必尽知前人创始之苦。近与香涛制军再四熟商，请将铁厂收回官办，仍以巨款难

张之洞，号香涛。

筹，坚持不允。顾念政府励精图治，中国之大，仅此自办煤铁两矿；制铁一厂，若为外人覬觐，所关军国甚大。宣怀一息尚存，实不敢将垂成之局，听其中隳，只得勉强支持，设法筹款，督饬所司，集各国制铁之所长，以创中国不朽之实业。总期办成一事，交代一事，不避目下群疑，但求事后公论，庶不负王爷二十余年优睐栽培之至意。惟从前全靠轮电铁路之声势，为华洋商所信从，此后势孤力弱，一无足恃，所望王爷俯念该厂矿谋始之艰难，图成之关系，加意拂拭，大局幸甚，宣怀感甚。肃此缕禀。恭叩金安，伏祈垂鉴。

王舟瑶^①致瞿鸿机

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二日（1906年3月26日）

夫子大人函丈：去岁在都，时聆钧诲，获益靡崖。叩辞以来，无任企仰。敬维夫子以一身肩军国之巨任，系天下之安危，际此时艰，望高责重，忧国之念，可想而知。舟瑶月前过沪，晤汤蛰仙^②同年，畅谈竟日。渠言时局艰危，外交日棘，沪上为交通之总汇，各国驻有领事，中国虽有沪道，而事体复杂，未能一意于外交，是以各省大吏每派员坐探，而外部独无，未免消息稍滞，后人一著，亦宜密派专员坐探，且令其联络各领事，默运于无形之中。又言，宜于沪上办一西字机关报，不必官场出名，凡中外交涉之案，外人侵我权利者，以及教民之横行，教士之袒蔽，著为论说，译以西文，俾外人购阅，自知不合于公理公法，庶可渐变其方针，遇事磋磨，亦易为力。舟瑶窃思外交之道，有形之折冲，不若无形之运动；官

王舟瑶，浙江黄岩人。1885年举人，瞿鸿机门生，时任职两广学务处。
汤寿潜，字蛰仙。

场之公文，不若报章之清议。蛰仙所言，颇有合于泰西外交家秘密手段，似足备采择也。舟瑶以其屡征不起，偏于独善，引援大义，以相匡绳。蛰仙言，朝廷破格之殊恩，函文拔擢之雅谊，非不感激知遇，愿效驰驱，惟堂上老病，未忍绝裾。观其情辞慷慨，血性过人，非真肥遁鸣高，无心于世者。若不责以官守，令其拾遗补阙，运筹于无形之中，必能竭虑效忠，不肯甘于自弃。如上所言二事，若函文以为可行，责其承办，想必不辞也。是否有当，伏乞钧裁。

舟瑶于二月抵粤，承委学务处一差，薪水无多，仅足自给，无以顾家。堂有重慈，年老多病，饥驱远出，望云多劳，方诸蛰仙，曷胜颜汗！素蒙垂爱，谨以附闻，尚祈逾格栽培，不胜感德。敬请钧安，伏乞垂鉴。受业王舟瑶谨上。

恩铭 致瞿鸿禨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三月

夙邀青睐，记鲤筒之曾修；喜晋黄扉，牖欢惊而申贺。恭维中堂勋高调鼎，宠渥宣麻；密勿匡襄，著枢垣之伟绩；平章翊赞，敷揆席之嘉谟，迈功业于宋姚，展经纶于房杜；分茅指顾，寸霍心倾。铭乍卸藩条，初膺疆寄，据楚尾吴头之胜，敢云砥柱中流？仰鸾台凤阁之光，欣见仪型百辟。肃修寸牋，恭叩崇厘，祇请钧安。晚生恩铭谨肃。

敬再肃者：铭昨在江宁藩司任内奉升任皖抚之命，并奉谕迅速赴任。当即交卸藩篆，由宁起程，行抵皖省，于三月初八日接印视事。自顾菲材，叠邀宠擢，叨膺疆寄，弥切冰兢。到皖以

恩铭，字新甫，满洲镶白旗人。1905年任江宁布政使，1906年授安徽巡抚。1907年被徐锡麟刺死。

后，考察情形，知目前新政，如兴学、练兵、工商、路矿、巡警等事，均应赶紧筹办。惟皖省地瘠民贫，人材既稀，财力更绌，布置实较他省为难。然此为当务之急，无论如何为难，不能不设法经营，次第举办。现拟先从求才、筹款两事入手，一面将一切新政以次扩张。所虑者，方今需才之亟，各处相同，一二杰出之材必早为要区所罗致，未必投闲置散待皖省之搜罗，倘遴选有人，恐不能不借材于异地，他日指明奏调，还求俯赐关垂，俾可得人而理。铭仰沐天恩，至优极渥，冀图尺寸之功，借效涓埃之报，决不敢畏难苟安。第才疏识闇，赜蹶堪虞，倘蒙中堂不弃樗庸，俯赐训诲，俾得遵守有资，免于陨越，仰答朝廷知遇之隆，借副中堂裁成之德，不胜悚惶企禱之至。附肃。恭叩崇安，伏乞垂鉴。晚生恩铭谨又肃。

刘体乾^①致瞿鸿禨

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（1906年5月8日）

夫子中堂侍右，敬稟者：前肃电叩贺协揆大吉，当由杨慎初兄处交到，赐答敬悉。伏维翊赞功高，起居万福，定如私祝。先君^②典，所缺者建祠并予谥。苏祠已奉俞允。本籍山东者，今年当次第奏请。在浙克复嘉兴、湖州及镇海之战，功绩较多，拟迟一二年，再乞浙绅援梅小岩^③中丞据绅呈为蒋芑泉中丞请祠谥旧案以请。当时蒋事蒙恩俞允。论先君在浙战功，似不在蒋下。我中堂与先君为金石至交，又申之以婚姻之好，素荷关垂，当亦

① 刘体乾，字健之，安徽庐江人。历任苏州关监督、金陵制造局总办。

② 梅小岩，即梅启照，江西南昌人。曾任浙江巡抚，1879年被召入京，后任河督，1883年被革职。

③ 蒋芑泉，即蒋益澧，湖南湘乡人。曾任广东巡抚，1867年免职被劾，降广西按察使。1874年死，谥果敏。

以为然也。先君遗集，拟先编奏议、书札、诗集三种。然书札，光绪十五六年后皆未存稿也。澹园琐录，拟另刻专书。行状，现正刊刻，再以寄呈钧鉴。

体乾去年奉讳时，陆春帅 檄留两差，再四稟辞，终不获命，不得已于岁杪返苏回差。去年浙盐销引之数，盈上年二万二千余引，此军商饷专保销数，似可告无罪于官商。即论苏省地方，亦尚靖谧，无大帮闹事之匪。去年湖州多事，非苏地兵力所能及。苏州拟编练新军一混成协，自去年七月体乾返里后，事又中止；殆体乾返后，请春帅邀云秋兄来此，始议定办法。体乾于岁杪赴宁，招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四五人，江南陆师将备两学堂学生八九十人归，勉敷公所兵队科官将校之用。至三月初，始将原有之常备、续备各营挑选成第一标步兵，授以学科术科教育表，认真训练。第二标拟用征兵，派员分征苏、松、太人，日内据报，尚有眉目。飞划水师各营，拟划一其营制、人数、饷章，定为巡防水师若干营，为缉捕之用。留防练兵等陆营，拟改为巡防陆师若干队，为保卫之用。惟苏州财政奇窘，军政腐败，为各省所未有，编练新军，改革旧营，甚非易事。虽云秋任兵备处总办，体乾任教练处总办，不辞劳怨，随时会同两司稟商中丞，实力施行，究不知果能如愿否。陈筱石 中丞与体乾昔年随庆邸、李相议约时曾相识，并无交情；而体乾近所处之地位，又易惹讪谤，到任至今，虽尚蒙青睐，究不知以后何如？叩求夫子鼎力为体乾一言，俾得远隶幬幪无限越于外，实所铭感！冒昧干渎，惶悚惶悚。

舍弟体暂，近在苏肄习英、日本两国文及各科学，为留学东西洋地步，拟俟年底程度何如，再定往何国之策，未审当否？我

陆春帅，指陆元鼎，时为江苏巡抚。

② 陈筱石，即陈夔龙，1906 年继陆元鼎为江苏巡抚。

夫子幸有以教之。专肃寸稟，祇叩崇安，并颂潭祉。诸惟垂察不庄。受业刘体乾谨稟，体暂同叩。

载振、唐文治①、顾肇新 致瞿鸿禨

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（1906年5月19日）

玖翁中堂阁下：顷据湖南商务总会电称：粤汉铁路争回三省分办，应急合同业，筹款兴工。闻粤归商办，甚有规模；鄂亦拟商办；惟湘商绅，势睽情渎，仅恃米捐盐厘，开办难期。查铁路纯系商务性质，兹经商学两界两次会议，已认款二百余万；续请入股者相望，商情踊跃可见。兹决议，俟满三百万元，即作为开办底股。并拟举顺天府尹袁树勋为督办，恳奏派来湘主持一切，即照粤案定归商办，庶人无疑虑，款更易筹等语。查粤汉铁路关系重要，湘省筹款不易，应否专归商办，俾克集事之处，我公桑梓攸关，一切情形，凉必洞悉，务祈密筹见示，俾协机宜，是所切祷，专肃。敬请台安。旧属唐文治、载振、顾肇新同启。

熊希龄④致瞿鸿禨

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（1906年6月30日）

中堂大人钧座：去冬躬聆训诲后，即随节出都，由美而欧，

唐文治，字蔚芝，江苏太仓人。1892年进士。1903年员外郎銜授商部右丞，改左丞。1905年署商部左侍郎，旋改农部左侍郎，署农部尚书。

② 顾肇新，字康民，江苏吴县人。1901年授外务部右丞。1903年署外务部右侍郎，旋改商部右侍郎。1906年，改农部右侍郎。

袁树勋，字海观，湖南湘潭人。1895年任江西景德镇知府，旋调天津知府。

1904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、顺天府尹、民政部左侍郎、山东巡抚。

熊希龄，字秉三，湖南凤凰人。曾助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新政，与梁启超等筹办时务学堂。1906年授吉林提学使，曾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。

为时六月。嗣奉赵次帅^①屡电，饬令折回；戴、端两钦使，亦命先旋上海，经理编辑事宜。遂于三月二十日由意大利海岸登舟，前月二十四到沪，复于又月初十东渡日本，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，为奉天计也^②。

窃维此次游历欧美各国，参观比较，觉各国规模之远大，机关之完备，国力之富强，为我国一时所不能及。即兴盛如日本，欲求物质文明并驾西洋，恐亦在七八十年之外，此非可求速效所至者。惟自日俄战后，各国知劳师袭远之不易，转粮运卒之为难，不得不稍戢其瓜分占领之雄心，变而为工商竞争之主义。德之撤兵，其心不可测，然未始不影响于是也。我国目前大势，纵使有一二国欲求寻衅，必牵动各国之疑忌，相持而不敢发难。所患者，内乱蜂起，延及通商口岸，各国以协商政策群起而处分于我，则大事去矣。昔者日本变法之初，征韩议起，民气如沸，及岩仓、大久保等归自西洋，知国力之不足，始定与我议和之策。意大利未统一之时，加富耳明知加里波的之主谋，而以碍于法国，外交则以政府处于局外，暗任民主党之所为。普鲁士未崛起之先，令俾斯麦为俄、法使臣，联络播弄，以达其开战奥、法之目的；战胜之后，力主议和，颇为当时武员所冲突，其与今之日本西园寺、山县有朋等之对于满洲意见不合，如一辙也。大抵一国政府策略，与民间理想相去悬殊，政府知世界之大势，迟徊顾虑，不敢以国家为孤注之一掷，故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有不能明喻于众者。民间则抱其孤愤之志，一意直行，遂至离于政府所行之轨道。故日俄议和，致有人民暴动之举也。我国甲午之役，密结俄、德、法干预归还辽东之事，实合外交办法；误在和后急于布置，疏于抵制，贻至今日铸成大错耳。近年来如周生有之

赵尔巽，号次珊，时任盛京将军。

② 1905年12月16日，清廷派赵尔巽筹办奉天垦务事宜。

案，抵制美约之案，会审公堂之案，民间义愤炽发，恨不一举而歼之。独我政府诸公，知国力之不敌，卒以和平了结。隐忍将就，虽为民间所不平，而保全大局，转危为安，政府有足多也。是民间与政府，实有相反相成之势。设使当日一任民间所为，政府不为阻止，必致酿成巨祸，国之亡也，不可知矣。然则今日国家之安危，固全系于外交问题也。谨就所见，请陈其略：

一、宜预知各国现在对于中国主义之所在。迩年来北洋会操，兵威渐振，派管税务，权利渐收。南方如抵制美约、会审公堂等事，固为正义所应行，而锋芒太露，不免惹起各国之注意，非国家之福也。现在各国报章，非云黄祸，即云仇外，盖由日俄战后，西人黄白之疑虑日甚一日。我若只为文明抵制，尚不致牵动全局，倘一日暴徒蜂起，能发而不能收，欧美各国必有协商处分之举动，后祸有不堪设想者矣。

二、宜预定中国将来对于外国和战之所在。英日联盟，意图抵制三国，不敢自为戎首，无待言矣。德兵强而骄，其君臣野心勃勃，时欲与一国开衅，以试其五十年来蓄养之精锐。日本今日对之，尚不敢与言战也。美民最富，而地广人稀，移民实内，尚且不遑；虽现总统卢斯福雄才大略，注意帝国主义，而其民固不欲战也。然则将来我国所可与战者，惟俄、法、意耳。俄志不遂，必出蒙古；法人浮动，意在滇、粤；意狡思启，不忘三门。然俄经日创，底蕴尽露；法人奢逸嚣张，意人贫困贪诈，均不足惧也。昔日本自岩仓、伊藤等考察西洋之后，知其国不足以敌欧人，乃训练精兵，预定东方政策；编制初成，遂有甲午之役；迨再成熟，则战胜强俄矣。日固善用其机会者，然其政策，则早定于三十年前也。我之将来可战之国，以大势论之，亦可知矣。

三、宜筹画将来以何国为联盟之国。武侯治蜀〔蜀〕，必先结吴，而后攻魏；俾思麦谋法，必先联俄，而后攻奥；日本谋辽，必先盟英，而后攻俄。凡古今中外之各国对峙，断无有孤立

足以图存者。日人与英同盟告成时，其国上下，举酒相庆，报纸绘图以纪事，戏园演剧以鸣欢。初几疑日人之器小，及此次至伦敦，见其景状亦复相同，始知两政府用意，盖欲使全国视线集于此点，以后国民公私交际，皆准之以为轻重也。及去年战胜之后，英、德互相改派头等公使，以重邻交，各有深意，可想而知。我国逼处列强，固不能昭彰歧视，偏重一国，致起猜疑，然宗旨不可不先定次第，以为异日之预备。则以目前大局揣之，所当留意者，恐不出日、英、美三国之外矣。然其中媒介，专赖使臣。现在驻英汪使，明敏沉毅，尚可付以此任，余则须待推求，总期与政府外部合成一气，方有效果。为今之计，似宜不动声色，先将此三国使臣慎重其选，助以厚费，隆以品级，外人视为照例升迁，必不介意，而后由钧部密示意旨，相喻无形。异日国力渐充，加入三国同盟，明示中外，德、法虽忌，无如何也。

四、宜筹画目前以何策为稳重之策。查东西各国变法之初，改弦更张，人心震动，不独新党意气嚣哗，即旧者亦多揭竿起事，此皆过渡时代所不能免者。要在政府毅力坚持，有以司其柁而定其方针，庶不致为风潮所改向也。近者英、俄协约，各报风传；美则添兵于斐岛，法则增戍于安南，德则谋地于婆洲，皆谓因预防中国内乱而起。回顾吾国，北旱南溢，灾象已成，各省米价陡涨，人心张惶，内外库储，一空如洗，即使无意外之变，亦恐国家将破产于财政问题，何况饥馑为患，内乱将作，岌岌不可终日乎？欲弭未然，拟为三策：一曰预借外债。目前库款支绌，加以天灾，更无良法以救燃眉，设有不虞，必致束手待毙。似宜于此时预借外债，存储备用，方可有所恃而无恐。东西各国，遇改革财政时，多有行此政策者。盖事前贷款，洋人或不致要挟实利作抵，临时仓皇，吃亏更甚，埃及前车可鉴也。二曰预防商

即汪大燮，1905年出使英国大臣。

埠。灾区既广，饥民日繁，小则扰乱地方，大则酿成流寇，其一派仇洋主义，欲得而甘心于教堂教士及通商口岸者，无不同也。乱势若至蔓延，各国调集军队，占我要塞，借口于护其商民之身命财产者，亦无不同也。似宜预行奏请飭下各省督抚，选派精兵数营，于各通商口岸择要驻扎，专为保护外人之军队，并先行文密告各国公使，以为地步。三曰预定计算。查各国遇有战争，撤回驻使，则将使馆物件预交所驻国官吏，点验收存；即各商民，亦有如此办法。果遭损失，则有于战后议赔偿者。今宜先行牒告各省督抚，倘值匪徒未能扑灭之时，速派官吏于各处教堂及商埠洋行，商令暂时迁避沿海口岸，以保安全；其财产什物，逐一点存，并将价值公同估定，事平之后，照数归还，或至赔偿。如此办法，各国必不致进兵内地，借口为我平乱也。

以上各情，虽属过虑，而曲突徙薪，或为谋国之一端，用敢不避冒昧，率臆直陈。是否有当，伏为钧裁，不胜悚切待命之至。学生熊希龄谨启。

李福兴致瞿鸿禨

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二（1906年7月22日）

广东陆路提督沐恩李福兴谨禀大人阁下，敬禀者：窃沐恩于壬寅六月叩别慈颜，瞬经数载。自维庸拙，幸自长安得荷青垂之后，仰蒙高谊举擢，乃获初放琼州，继又简授今职，饮水思源，感何能已！惟当自矢慎勤，竭罄驽骀，尽所当尽，用期上答天恩高厚，远副知己裁成。

诂意数载同舟遇合之间，其于事，则喜怒任性；其于人，则摧挫任情。适遭有粤督岑^①者，夫非佛氏之所谓前世冤耶？庚子

^①指岑春煊，1903年署两广总督。

之役，沐恩叠奉荣中堂^①电，奏调入卫，因与岑督在山陕相遇。嗣岑督巡抚山西，东路吃紧，调沐恩扼扎固关，防阻联军西窜。壬寅七月，前赴广东琼州镇任，行抵上海，岑督因川省乱匪猖獗，奏调沐恩前往潼川、安岳、遂宁、保宁等处，将各处大股匪党剿办平息。癸卯春月，呈请代奏前赴琼州新任，适值岑督迁任两广，旋又奏调前赴广西剿办庆远、南丹等属窜扰各匪，名目虽云统领前敌各军，剿办多路，实所部仅予三营，此外别无事权。所幸仰赖德威，将高楼岗坚巢攻破，悍酋莫四就擒，南丹恢复，伪帅黄留芝、石金甫等投诚，那池、河池、东兰等股匪苏二班等，亦以次殄灭蕝事，乃蒙勉准交卸防务，得赴陆路提督新任。熟料到任之先，竟将历任提督所统防军各营另行委人统带，并将历来提署原有各项公费临时裁提罄尽。嗣因惠州府属匪氛大炽，抢劫频仍，水陆道途不通，乡墟不堪惊扰，居者行者，莫不戒严，张安圃^②中丞力争，始将防军六营先后改归沐恩统领，督飭分派，办理清乡。统计半年有余，幸将历年抢劫十数万各大案等著名巨要盗匪歼办五六百名。东江一带，本年道途甫渐通畅，地方亦幸安谧。今四月间，旋又将所统防军六营改员分统。窃沐恩爱质朴愚，凡表面炫饰一切外观，自问实属短才，既不合于时宜，所入能无凿枘？以故前之在晋在蜀，以逮后至两粤，其所施于己者，皆于事急迫时，则笼之络之，激之胁之，甚或诒之诳之；迨危急已过，事既平息，则疏之远之，薄之靳之，伺间抵隙，且挫之辱之。甚者论功行赏，为朝廷激劝庸庸盛典。广西之役，其列保数次，半属姻旧；广东之东江清乡，其叙功皆不实在。沐恩于广西南丹，则独任其难；广东则所办要匪独多，不惟不得仰邀奖叙，并皆于事既完竣，即遭斥夺。明亦知今时远省提

荣中堂，指荣庆，时为学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。

② 张人骏，字安圃。1905 年任山西巡抚。

督，苟失欢于疆臣，夺权掣肘，反掌之间，不难置散投闲。无奈此愈降心低首，彼愈作福擅威。譬如近日奏请归并绿营折内，首称提督所辖绿营腐败日深，独不思粤省绿营裁撤至于今日能否尚成营制，与已面亲辖之督标各营，其不腐不败而比诸提标新胜者何事。日夜筹思，良由于表面大有欠缺，故不能得“讲求戎政，节制有方”之褒美，而被此恶名也。其最可怪者，自去岁十月至今，计十月之久，通省绿营官弁廉俸薪需分厘不曾发给，是以粤省武职，虽官至提镇，若不兼统防营，月借统费，以资开除，仍系枵腹。通省绿营官弁，十月不得分厘，且仍以腐败等恶名，日事苛责，严督操练，不惟二百六十年来闻所未闻，即暴秦商君之政，亦未至于此极。兹幸蒙将陆路提缺奏请裁并，沐恩亦可借以脱离此间，倘奉谕旨允准，即归裁缺，另候简放。此后无论缺署任，伏愿鸿仁格外垂植，再造恩施，有生弗恶也。专肃芜稟。恭请钧安，伏乞垂鉴。李福兴谨稟。丙午六月初二日申。

余敏斋①致瞿鸿禨

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日（1906年7月26日）

止公相国钧鉴：电话往还，彼此不以尺一相加遗者，垂三月矣。大暑，伏承禔躬双福，即事多欣。近者明发清简，“圣朝无阙事，自觉谏书稀”，似有如此气象。五大臣行将还朝，必有一番献替。治乱所关，中外仰望，公统筹全局，揽辔澄清，沿袭纷更，两有流失，大经大本大法，焉有倚耶？弟在江西交卸甫三

余肇康，字尧衢。别号敏斋，晚号倦知老人，湖南长沙人。1903年署理襄阳道，再升任荆宜施道。1905年擢升江西臬司，1906年4月，以南昌教案解职。余乃瞿鸿禨第二子希马之岳父。

日，西林、建德、南皮 均驰电招邀，比均婉词辞谢。及过浔阳，南皮又发急电相招，语尤殷挚。比抵武昌相见，所以嘉许之甚，至谓“明知争亦无益，觉不可无此一争”，而大詈夫己氏不置。并云“曾电定兴^③，属向衮衮诸公，为君维持”，亦如公书谓“我非为君，为国体主权耳”。随指馆舍一所，令即奉母入居，且云：“一二月后，以鄂事为主，以湘路为兼，间一回湘勾当可矣。”弟以知己之感，将起坡矣。继思两司号称大吏，既奉罢归，总当解组归里，闭门思过，出处始为较然。近者某公裴裴回京沪，三月皇皇，报纸讥嘲，士夫讪笑，颇为不值；因复入见，婉陈下悃。南皮见项城来电，更相推重，以为意别有在，几出矢言，乃大赞叹，谓“姑暂一归，以了此一段公案，然亦决不能久居乡里也”，乃获放归。归未数日，即电商路政，弟当面曾直请勿派，至是又复电辞。回电谓商之公与潜公^④，而里中诸公及商会又纷纷电举，竟即电奏与京兆^⑤、祭酒^⑦同充总理，而公亦有自无可辞之电矣。猥以蠢钝，尤拙趋避，此次归家，本拟埋头戢影，百事不闻，故自官绅以至亲友，非先施未尝往拜，数十日中，仅出门数次。至于湘中路政，论说纷歧，政出多门，渐成水火。^⑧王、张、叶^⑨既互相反对，商会又旗帜别开，不相

西林，指岑春煊；建德，指周馥；南皮，指张之洞。

夫己氏，似指梁敦彦。

定兴，指鹿传霖。

④ 指粤汉铁路事。

潜公，指张百熙。

⑤ 京兆，指袁树勋。

⑦ 祭酒，指王先谦。

⑧ 1906年，湖南总商会协理陈文琛等以绅办粤汉铁路久无成效，提议归商承办，并推定袁树勋为公司总经理，余肇康、张祖同为协理，呈请商立案。但清政府只允官督商办，引起湘人反对。

⑨ 指王先谦、张祖同、叶德辉。

过问，尤与祭酒水火）虽于下走均推举同符，而欲联络多口以成一心，自揣无此智术。加以赎路之款，日迫迫呼，铜元机器十余万，又成虚掷，则又为他省铁路所未有之难。而招股因不能取信，无人过问，尚不与焉。早知此事不能摆脱，转不如与广雅相周旋之，犹稍轻担任也。今无别法，惟求公为我图之，俾脱离此苦海。（陶斋、项城，似均可商）即以四五品京堂充长江一带如电政、船政、土膏等类之会办，亦所不辞，惟不能再充各省大府委员，未免太无趣味。如当轴竟视为废材，一无可用，决不稍有希冀，一俟湘路开办三五月，便当呈请出局，长为农夫以没世矣。请公试思，下走若是热中者流，当张、岑、周三大帅招致时，莫不谦词折节，何以不奉毋择一从之，而几如小丈夫之悻悻而去乎？至此案之前因后果，弟曾迭缄详陈，证之安定各电，知早洞彻尽抱。今试问英案，乃下走一人与之磋磨，何以能化强硬为和易？迄今在部议结，又何以无一字之增？此能不归区区尺寸之功乎？又试问江令之不革职夺卹，大绅不予以一人，学生不予以一人，城外不预建医院，死其六人而但偿其五命，示以王安之不偿新昌荏港（并不许其立碑给卹），一切新旧教案，一概销除，此皆下走一人在外，由磋磨而决裂而获谴所得来。夫己氏同坐，或不发一语，或往往不同坐，其人犹在，可询问也。此又能不归区区尺寸之功乎？至提内之最注重者，“加功”二字耳，否则“威逼”二字耳。今并外已承认有据之“逼”字而无之，转添出示一层，尚何言乎？尚何言乎？前书及希马之书，于一切情事，洞若观火。彼辈由趋避而忮忌，而运动，含沙射影，为鬼为蜮。于时下走惟知一意办理交涉，保全地方，尊崇国体，不知其他，乃不怜念，而反忮忌，岂意料所能到？皇天后土，实鉴此心！彼等运动题目，不过曰，下走不应批饬将擅释之监犯还禁，

则虽至庸极暗之臬司，更无别样批法。（一批之后，绝未向之一语申饬，亦未行催）江令与王安之交涉事多，全不因此。（该令死可悯，生无可纪，且多诡行）法使及领事、参赞、主教在内在外，始终不提在港案犯不应索回一字。端贵且云：“彼杀人之犯，本应监禁，此却是王安之不是”等语，可见江令之死，并不在在港一案也。离江之日，海内贤士大夫，识与不识，缄电纷驰，至以罢李纲以谢金人相比。况沈子培 学使至电请南皮，“愿代臬司去位以保江西”。袞赠诗有云：“夫子超世心 昭怀朗晨霏。”又云：“决事坚如山，长怀浩如川。”而陈伯严、程维庵、李芑园诸君子，见下走将去，如遭九故，相对泣下。（梁星海适来按事，尤愤惋涕洟）空街巷牌伞纷陈（如吾乡宾会），严拒恶沮不为止。登舟之时，万人如海，拥舆不得前，学院司道均为之徒步；绅民均登舟拜母，环相饯送；情不忍却，留滕王阁三日，乃得开行。闻已绘成南浦归云、西山旧雨两图（一程维庵绘；一赵太守于密绘），题咏甚夥。（在江西仅办三个月事，即出教案，然兴革却不少。今拟目录奉阅，皆手拟之文，非官样文章也）来书谓“方正不容，邪曲害公”，以此得名，亦复何憾？希马谓：“因此去官，磊磊落落，千载犹有余荣。”自维咎重谴轻，方自怨艾，乃独见谅于当时大人先生，又自慰矣。自奉严旨后，终日惕息，亦遂不报公一书，亦相喻于不言耳。湘路关系重要，竟算全未开办。南皮奏奉电旨，“总理”二字系录原奏；旨意仅饬袁京兆回湘查勘路线，均于“总理”未有明文。鄂湘均以为疑，颇于招股有碍，以不得明示权限，以昭大信也。尊意将如何作补篇文字？海观究回湘否？渠来电云：“尚需时日。”何耶？弟现亦尚未与闻路政，并告。老母归家，健饭有加；新生儿体亦好，敬附陈之。祇请钧安。弟敏顿首。亲家夫人壶安潭福。

沈曾植，字子培，浙江嘉兴人，时为江西学使。